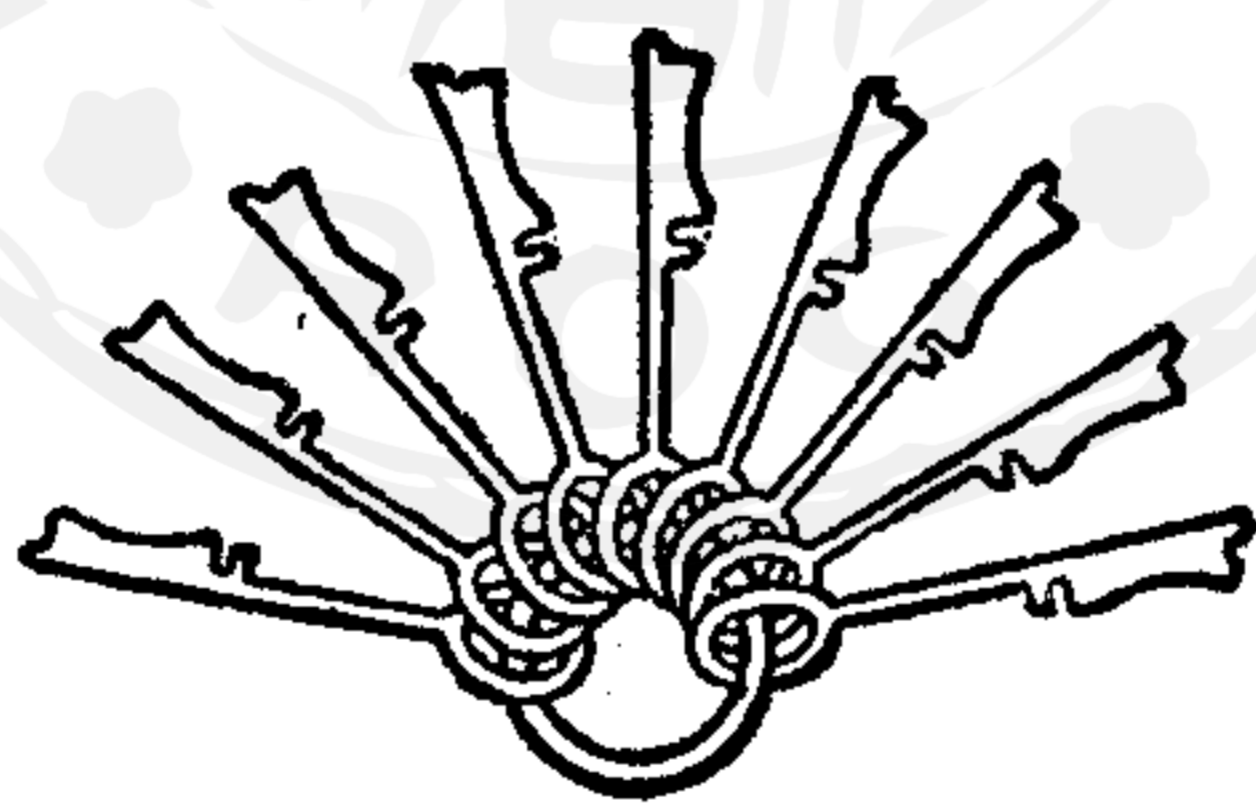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希 特 勒

編者 施友忠



中華書局編印

舊





希特勒像



# 希特勒

## 目次

頁數

一	幼年與少年時代	一
二	歐戰與工黨的成立	五
三	國社黨及其先期的失敗	九
四	逮捕愛情與權力	一五
五	國社黨的進展	一九
六	猶太人問題	二三
七	一九二九年中所發生的事件	二八
八	資本的定義	三三
九	德公民權的獲得	三七

一〇	總統興登堡	四一
一一	獨裁	四四
一二	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叛亂	五一
一三	興登堡之死與希特勒之成爲全德的領袖	五三
一四	薩爾歸德	五四
一五	重整軍備問題	五五

# 希特勒

## 一 幼年與少年時代

奧匈王國 (Austria-Hungary Empire) 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國內種族異常繁雜，多至十四族以上，包括斯拉夫 (Slavs)、日耳曼 (German)、羅馬尼亞 (Romania)、馬基亞 (Magyars)、波蘭 (Poland)、猶太 (Juda)、亞美尼亞 (Armenia) 各民族。這些民族都在哈布司堡 (Hapsburg) 王朝統治之下。但是各民族時常騷動，志在脫離中央政府的羈勒，而求建立獨立自治的國家。奧匈王國因此在統治上時感棘手。所幸各主要民族分散各地，無聯合活動的可能，因此哈布司堡王族得以統一政權。權既在握，驕奢淫佚自是不免，國內各民族的情況，遂日益窮促，思動的心，益形強烈。而王族對此猶是視若罔聞，維也納 (Vienna) 宮庭的窮奢極侈，羅馬帝國以後，沒有可以與之比擬的。

奧匈王國極西有一個小省，名叫太羅里 (Tyrol)，省內人煙稀薄。有一條因河 (Inn R.)



（下流即但尼伯河（Danube R.））橫貫省的中心。河的兩岸，高聳着奧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在這山谷中的河的兩岸，土地倒很肥沃，許多太羅里農民，聚成村落，散居在各處。

其中有一個村落，名叫蒲蘭奴（Brannau），居民僅僅三千，四圍風景絕佳，山峯上隱約可以看見古代遺留下來的田園宮堡，看那斷井頽垣，任人憑弔，不禁悠然神往。紅的葡萄，青的無花果樹，更有許多常青的草木，點綴得那座鄉村清明幽秀。山間立着許多參天古木。又是一番氣象。因水悠悠，雍容爾雅，大有戀此村莊，不忍遽別而變為威嚴壯大的但尼伯河的神氣。

蒲蘭奴村民，富有宗教心。這是太羅里人普遍的性質，不但蒲蘭奴人為然。鄉間禮拜堂林立，把一座山村點綴得更形美麗。園林道路，隨處都豎立着精緻的十字架，即每戶人家，也可以見此神聖的徽號。他們的宗教雖然偏狹，而敬虔誠篤，實值得我們的欽敬。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正當威廉晉位德皇的第三年，任蒲蘭奴村郵局局長希特勒（H特勒）夫婦生了一個兒子。夫婦二人膝下只有一個女兒，現在來了一個男孩，好不快樂。到命名的時候便叫他為亞道羅夫（Adolf）。



亞道羅夫便在這政潮澎湃，宗教狂熱，人民奇窮的蒲蘭奴鄉村生長。他回憶他兒時的狀況，猶覺得不能忘情。雖然據我們所知，他兒時在蒲蘭奴的生活，平淡無奇，無甚可紀。他不像墨索里尼（Signor Benito Mussolini）在兒時那樣的嶄露頭角，使人一見，便知他與衆不同。

他的父親是中產階級中的人物，負債纍纍，且是一個小政客，當了幾任小差事。他做過郵局局長以後，做過德奧交界地方的稅務司。他對亞道羅夫說：『猶太人霸佔了天下一切的財產。』他的母親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女人，教他以水彩畫。他也頗具音樂天才，他的姊姊便是他鋼琴的導師。當他十二歲時，是一個害羞、有神經質、不大願意見人的孩子，心裏猶豫着，將來要做一個畫家呢，或者做一個音樂團裏彈鋼琴的琴師。

他的小學教師是一位德國人，他非常敬愛他。這位教師影響了他的一生。他後來所以那樣的崇拜德國，幾乎爲德國發狂，便是這時這位德國教師種下的種子。他的教師常對他說：『人生最大的權利，莫過於做一個德國人。』這位教師每日總對亞道羅夫說：『哈布司堡最大的弊病便是貪權的心太大，要統治那麼些的種族；如果哈布司堡知道如

何使一國的種族純粹，那麼要強大如德國是，不難立致的。於是亞道羅夫就開始憎惡哈布司堡

距蒲蘭奴五十哩有一個德國市鎮，名叫苗尼市（Munich）到苗尼市去成了他的願望。偶爾有德人經過鄉間，亞道羅夫對他們總表示非常景仰與崇拜。據說，他有一次在蒲蘭奴街上跟着德遊歷團，跑了一天。

一九〇三年他母親死了。再過一年他父親又死了。他不得已輟學，與他姊姊到維也納去與姑母同住。在維也納他決定做一個藝術家。他對他的姑母說，他喜歡美術，不喜歡音樂。他的姑母雖然不很寬裕，也只得把他送進維也納藝術學院。他對於藝術本來無素養，他的作品，平平而已。四個月以後，學院當局叫他退學，並且告訴他不要妄想做藝術家。他不得已做了維也納建築公司裏頭畫圖案的助手。三年以後，他請求投考建築學校，學校當局准他投考，但是又考了一個不及格。要做一個建築家，最需要的是數學，而他對於數學卻是最無把握。按理他應如何努力於數學，以期將來成功一個真正的建築家。亞道羅夫卻加入工聯會，做了一個工頭的幫手。

二十歲那年，他學會了油漆房屋。他離開他姑母的家，自己賃屋居住。但他的收入極微，中產人家總不大願意與他來往。他自己也憎惡他的工作。那一種由他父親遺傳下來驕人的氣概，他的同伴看了沒有不討厭他的。自然，他的同伴何嘗夢到這位亞道羅夫是如何的醉心於顯貴的生活呢？這些工人全是社會主義者，亞道羅夫既憎惡他們，遂也憎惡他們所信仰的社會主義。

這樣，我們知道了亞道羅夫少年時候，是如何藐視他在維也納油漆房屋的工作，如何憎惡他的工伴以及他們所信仰的社會主義，咒詛皇帝與他的宮庭，嫌恨猶太人，自命爲大有作爲，非一般的工人所能比較，並且決意積蓄，打算早日跑到他所夢寐難忘的德國。

## 二 歐戰與工黨的成立

亞道羅夫二十三歲了。因爲不受奧國強迫的軍事訓練，他棄了維也納的工作，帶着他的所有物，跑到他兒時所顛倒的苗尼市。當他到苗尼市時，他身邊足足尙有四塊錢。

但是苗尼市並未使他失望。他馬上覺得苗尼市的居民的可愛。當時德國正是戰前極強盛的時代。德國人民無尊卑貴賤，對他們的皇帝與祖國都是異常的愛護與崇拜。這種新環境不啻是亞道羅夫的興奮劑。若把德國與種族複雜、宗教不一，而又暴政橫行的奧國比，真是何啻霄壤！難怪他馬上吸收了德國民族的精神，當一年之後歐戰爆發時，他投軍在德國的旗幟之下。

戰時他勇敢不怕死的精神，誰也不能否認。有時他那不顧死活的行爲，恍若瘋狂。他挺身擔任了一切危險的差事。在槍林彈雨之下，我們時常可以看見他爬行衝向敵人的軍隊。與他同隊的兵士時常以他之能否生還爲賭博的。

有兩次他受了重傷，一次他身中三彈，一次被毒，人家把他送進醫院靜候死的來臨。但和約簽字的那一天，他還在戰雲最密的地方作戰。

戰後，德政府贈他「鐵十字架」的勳章。這勳章他今日還佩着。他的長官對他備極推崇，呈請擢升他的官職。然而，當政府發現他是一個奧國的人民，這升遷始終沒有實現。當他回到苗尼市的時候，他對他的朋友表示怨望。他說他的生命是失敗了，現在他已經

三十歲了，還不過是德軍中的一個排長。

他有一個朋友名叫費德（Gottfried Feder）在苗尼市當新聞記者。亞道羅夫對費德說：『我不能再做一個油漆匠。我們德國人被迫所簽訂的和約，加我們以無窮的恥辱。我立志要洗淨此恥辱。』費德贊同他的意思，並且說：『和約各款，我們德國的人民並未嘗接受，而是俄國（Russia）的社會主義者替我們接受的。希特勒先生，我告訴你，我們非打倒社會主義不可。』

希特勒與費德於是就成爲莫逆之交。

一九一九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希特勒無所事事，在苗尼市的一個小公寓裏逗着他所喜歡的老鼠玩。有人在門外叫門。

『請進來！』希特勒說。

『希特勒先生，』那個客人說，『我們現在要組織一個新政黨，名爲工黨。費德先生也願意參加。他提及你老先生。今晚我們開會。你來不來？』

當晚亞道羅夫與另外六個同樣無來歷的人創立了工黨。會是在苗尼市的一個酒

館後頭開的。他們都喝着白蘭地，惟有亞道羅夫喝的啤酒。他的黨證是第七號，這個黨證現在還在他的口袋裏頭。

希特勒很注意的聽着同志們申述他們的政見。以後人家請他發表意見，他站了起來，他把童年以來鬱在胸中的許多好惡如流水般的和盤託出。他的同志都覺得異常詫異，想不到他居然具有這樣的演說天才。他自己也未嘗不詫異，他由來夢都未曾夢過他是會演說的。

希特勒被會中委爲宣傳股主任，費德負草擬黨章的責任。決議第二晚再行開會。

當時蘇俄共產黨的宣傳在苗尼市已有相當的成效。托萊爾(Herst Toller)與愛斯尼爾(Kurt Eisner)在巴發利亞(Bavaria)宣布蘇維埃(Soviet)政府的成立。

希特勒奔走苗尼市秘密召集退伍兵士，向他們大事宣傳。他那響亮的聲浪，流利的辭句，活動的姿態把他們催眠了。他大聲疾呼：『打倒布爾維克與共產主義！』不上一星期，巴發利亞的蘇維埃政府推翻了。愛斯尼爾被殺，托萊爾倉惶出走。

至一九二〇年，工黨勢力日益澎漲。希特勒便是這一黨的發言人。因他反共產的種

種行動，退隊的兵士們對他信仰彌篤。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爲歐戰中不世的英雄，全德人民心中的偶像。他也居然加入工黨與從前排長亞道羅夫成爲摯友。

這時候費德主編苗尼市中一家有名的報紙。新興的工黨因此也得了不少的便利。亞道羅夫鞠躬盡瘁致全力爲黨效忠，到一九二二年，他成爲全黨的領袖。當時黨員人數增至九千人。黨的維持全賴捐募。亞道羅夫亦因此無經濟斷絕的恐慌。

黨員中有知道他是奧人的，當開會的時候對他說：『你爲什麼自稱爲德人，而實際你不是德人？』

希特勒狂怒的答道：『拿破崙（Napoleon）之爲法人，還不如我之爲德人。』

### 三 國社黨及其先期的失敗

一九二二年春，希特勒召集工黨黨員開特別會議。前此黨員多半是農民、小商人、與工人。現在居然有許多有聲望有勢力有財產的人們，對於工黨發生興趣，稍稍將黨章加以修改，他們便都願意參加。

例如，有一個漢夫斯登覺羅，是哈佛大學一九〇九年畢業生，頗有資產，是紐約第五十七街有名的骨董商。他的母親是美國人。他也加入工黨。

這次開會，希特勒的講演更有力量，他說一九一八年組織德國共和政府的那一班人都是叛賊，都應該槍斃，黨員們見他這種的勇敢，益爲欽佩。

這次會議以後，費德要修改黨章。希特勒也要改換黨名。「工黨」名字不大妥貼。有錢的人不願意加入工黨，然而他卻需要有錢的人。於是黨名遂改爲「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說：『國家者所以表示我們的政黨是十足德國的政黨。社會主義本是國際的，與我們原是風馬牛不相及；不過其中確有可利用的原素，所以要在國家之下加以社會主義。』

在過去十年之中，國社黨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又有好些名字。那絲司 (Nazis) 是其中最常用的。有時也用法西斯諦 (Fascisti) 一詞。這是因爲國社黨與意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諦頗有相類的地方。希特勒大事宣傳的結果，成功了一「希特勒主義者」 (Hitlerismus) 一詞，以稱希特勒的信徒。在德國，國社黨、法西新諦、希特勒主義



者，那絲司，皆是異名同義。

漢夫斯登覺羅入黨不久，希特勒便委他爲宣傳部主任。他便應用美國營業的方法，把希特勒出賣與德人及全世界。

魯登道夫將軍把黨員中的青年與退伍的兵士們組織成爲所謂「風雷軍隊」在苗尼市他們指定一個地方專爲訓練這些兵士。他們穿着櫻色的衣衫，上面嵌着國社黨的徽章。這櫻衫便成爲「風雷軍」的制服。一般青年，爭着要加入。其中領餉薪的爲數雖少，而每當有所舉動之後，啤酒和捲煙他們卻可享用無窮。

這櫻衫軍完全是模仿墨索里尼的黑衣黨而組成的。希特勒爲全軍最高的領袖。

苗尼市人民對這新軍隊極感興奮。德人本來崇拜兵士，他們對於這些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公然的表示歡迎。魯登道夫與希特勒都是身經百戰於邦人的心理亦明白了。這新軍的成功自是意料中事。

希特勒仍然繼續不輟的訓練他的講演。只要有人聽講，他都不憚煩勞。有了這新軍，他的聲勢益發浩大，他的市民大會益發開得有聲有色。

一九二二年，馬克大跌，德政府陷於經濟絕境。希特勒趁此機會更痛責政府之陷國家於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言論雖多無理取鬧，但是當國家有事的時候，再加希特勒的取巧，自然可以深入人心。他的言論總是利用人們的成見，他常說：『猶太人是有錢的。德國是德人的德國，我們應該把猶太人趕出去。』他提及摧翻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不還戰債。還對奧人一再的呼號：『我們應該充分表現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魯登道夫夫人對於希特勒欽佩異常。這位英名蓋世的將軍，現在卻甘受這位排長的指揮，黨庫一天一天的充實。國社黨也一天一天的強盛。

不久希特勒竟把苗尼市一家報館備價接收過來。漢夫斯登羅應用他在哈佛所學的宣傳方法，得了極大的成效，柏林政府對這新黨及其黨綱，本來是取不理的態度，現在亦不能不稍加注意。

在苗尼市國社黨本部的牆上，掛着美國汽車大王福特亨利（Henry Ford）的像。據說福特曾有反閃族（Semites）閃族包括猶太亞拉伯（Arabia）等民族的言論。希特勒之反對猶太人，似與福特有關。

一九二三年冬，希特勒與魯登道夫以爲時期已到，可以舉義了。當時黨員號稱五萬人，風雷軍亦有數千。他們決定仿效墨索里尼「直搗羅馬(Rome)」的事件，要直搗柏林(Berlin)以圖奪得德國的政權。

實則時期尙未成熟。馬克現在跌到一文不值，整千整萬的德人饑寒無告，尙有整千整萬的德人失業賦閒。

當年十一月五日，他們的聲勢達到了最高峯。那天晚上巴發利亞的督軍加爾，(Dr. Gusta von Kahr)在苗尼市一家大酒館，向民衆作反國社主義的宣傳。霎時廳外大聲疾呼，來勢洶洶，把加爾的聲音都湮沒了。大家的視線很自然的集中於廳的大門。

三個國社黨的衛隊拿着手槍進來了。跟在他們後頭的便是他們的首領希特勒，手裏也拿着手槍，他身穿黑的長衣，短髭而外又掛了一副長鬚。

放了三響的手槍，他登上講臺，命大家肅靜。剛才演說的加爾與其他政府官員愕然如木雞一般。

『我今天宣布革命，請加爾先生與他的同事加入我們的團體。我擔保他們的安全。』

『希特勒在臺上這樣的說。

驚愕的聽衆已受國社黨武裝衛隊的監視。希特勒挾着加爾與其他官佐進了廳旁一個小屋子，魯登道夫將軍已在那裏等着。

加爾先時不肯加入他們的團體。他澈頭澈尾是一個保皇黨。希特勒對他卻有辦法。他宣言國社黨黨章也包括保皇黨。他對加爾說：『是的。德國的人民是對不住君主。（這是指被放的德皇而言。）我要到他那裏去告訴他，在我們統治之下，我們必定恢復他從前的他位。』

於是加爾加入了。

當晚他們整夜的計劃着。

第二天早晨，數千國社黨黨員，集在苗尼市街道上，其中武裝的也不少，作直搗柏林的準備。

但是他們中有一個奸賊，把他們的計劃洩露了。柏林政府遣派軍隊幫助當地警察向國社黨黨員開槍

在苗尼市的一個大市場上，國社黨黨員與政府軍隊打了一仗，國社黨方面死了八人，傷了數十，終於屈服了。魯登道夫將軍當場被捕，而希特勒卻逃脫了。至於他如何逃脫，至今人們尙是莫明其妙。

#### 四 逮捕愛情與權力

苗尼市南有一個小市鎮，名叫塢非音。希特勒的朋友，當國社黨宣傳部主任的漢夫斯登覺羅家便在那裏。希特勒在直搗柏林失敗之後，就跑到這裏來。

在苗尼市混戰之中，他肩膀受傷。漢夫斯登覺羅的母親與妹妹親自調護他。他雖多半尙在苦痛之中，他卻覺得這安靜的生活是非常快樂。這是有緣故的。他宣告他愛上了漢夫斯登覺羅的妹妹，同時漢夫斯登覺羅的妹妹的確也愛他。當警察探出他在這裏來抓他的時候，她說：『亞道羅夫，我不能讓你走。』當然，他是非走不可的。

警察把他帶到蘭底斯堡 (Landsberg) 等候審判。

德國政府命醫士詳細檢驗他的心理狀態，看看他有沒有瘋狂的象徵。檢驗的結果，

醫士說他並無瘋狂，不過確有些變態的情形。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府開庭審希特勒與魯登道夫將軍。審到四月一日才完全了結。照例審判是有陪審官的。但是這次審判，政府不用陪審官，而用五位推事。

判決的日子到了。魯登道夫將軍披着舊日耳曼帝國所賜的全副金碧輝煌的制服。當他走進法庭的時候，推事以下都站了起來，同聲稱頌這位戰時的英雄。希特勒沒有制服。但他用銳利的唇舌爲他自己辯護，說到動人處，推事也不禁淚溼衣衫。魯登道夫釋放了。希特勒判了五年徒刑。

希特勒現在關在苗尼市附近的一個礮臺裏。他的反對黨說：『希特勒與他的國社黨從此壽終正寢了。』在他監禁後不過數月，國社黨慢慢的解體了。奧國不認他爲國民，因他不肯爲奧國效勞而反投在德國的旗幟之下。然而德國也不肯給他公民權。他現在儼然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朋友，窮愁交迫的人了。

監禁開始的三個月，他精神錯亂，顯有瘋狂的形迹。他獨自過他孤獨的生活，誰都不願接見。原來他那時候正在著他的「我之奮鬥」(Mein Kampf)這本書。文理雖不通順，

而在德國可以說是流傳最廣的一本書。

漢夫斯登覺羅和其他少數朋友仍然效忠於他。他監禁十月，這班朋友設法把他保釋出來。他離開監獄的那一天，獄卒告訴他說：『希特勒先生，我現在也是國社黨的信徒了。』

他馬上回到漢夫斯登覺羅家裏去住。他決定數月之後便與漢夫斯登覺羅女士結婚。

在這時候自命爲墨索里尼的希特勒竟銷聲匿迹了。德國有幾省聽見他的釋放，立刻出布告禁他在他們省界以內演講。

漢夫斯登覺羅有的是錢。希特勒現在不必窮愁了。他很從容不迫的計劃他將來的事業。他經過監禁之後，知道無論他要作何舉動，總不可超越法規。他並且覺悟了，如果他要成功，那末他的活動要普及全國，不宜限於巴發利亞一地。

一九二六年春，「漂亮的亞道羅夫」——這是巴發利亞的婦女們替他起的綽號——回到苗尼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居然尙有好幾千他舊日的徒衆歡迎他。他馬上以

合法的手段重整旗鼓，企圖奪得德國的政權。

希特勒、漢夫登斯、費德和其他親密的朋友又起來組織國社黨。這次的組織有兩三位重要人物參加，如覺林（Gerling）先生，如福利克（Flick）博士等。這可算爲希特勒的大幸。他們作文章著書，都以希特勒的名字流行於世。他們的才智，他們的經驗，在在都高希特勒一籌。

覺林本有「鋼鐵之人」的稱號。他現在成爲全黨思想的主腦。要懂得他的品格，只要看一看他牆上掛着的是什麼。那裏掛有各代偉人的像，如俾斯麥（Bismarck）、該撒（Julius Caesar）、墨索里尼等。他書桌後面掛着一把劊子手的刀，據說這便是他腦海裏的國社黨。

福利克博士是苗尼市警署上級官員。他受了希特勒演說的催眠，聽心的命令，而不聽腦的命令，也加入希特勒的團體。國社黨開會議時他成爲一個主要人物。

加入國社黨的尙不止此，有一個大實業家許更堡（Hugenberg）也加入了。他現在是希特勒的一個閣員。



一九二七年開始的時候，國社黨黨員增至三十萬人，他們禁止戲院排演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所著的「西線無戰事」（In Westen Nichts Neues）」因為這一齣戲劇是不戰主義者的宣傳品。只此一端，便可推見他們權力之大了。

## 五 國社黨的進展

一九二七年是國社黨幸運之年，黨員人數突飛猛進，加入者不下百萬人，德國各重要市鎮都有風雷軍的組織。

希特勒總是與風雷軍一樣穿着櫻色制衣。他們規定右手的伸直爲軍禮。這種軍禮也就是墨索里尼在意國法西斯的軍隊中所用的。（希特勒辦公室中排着兩座墨索里尼的半身像，像後掛着弗列德利克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的畫像。）第一次用這種軍禮的是二千年前羅馬的軍隊。

風雷軍的組織複雜，但是效能很大。每區有區隊長，直接向省隊長報告。省隊則向希特勒的親信人員報告，最終這些人員向希特勒報告。他是風雷軍最高的首領。

這些軍隊的維持，多賴黨員的捐輸。也有許多欽仰希特勒的有錢婦女，夢想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王朝中興的舊日軍隊的官佐，受希特勒浪漫政策所激動的青年，他左右親信人員的朋友，以及大實業家們，都傾囊捐輸以助國社黨。

國社黨組織的嚴密，可謂「嘆觀止矣。」希特勒的力量佔多少，只有黨內的領袖們才知道。總之，漢夫斯登覺羅、福利克、費德、覺林輩，無論在思想方面或在實行方面都非希特勒所能比擬的。

希特勒出獄的時候，德國有的省分佈告禁絕希特勒在他們省界以內講演。現在這種禁令都廢除了。全國四境以內他隨時隨地可以大事宣傳他的政策。他趁此機會到處演說。他現在惟一的工作便是一天講演幾次。

在各市鎮有許多報館都受他們的津貼。在柏林他們收買了一家大日報報館。現在這一家報館股本的百份七十尙是歸希特勒所有。

當然，他的成功也是適逢其會。一九一五年以前德國是在全盛時期。無憂無慮的德人是全世界最富有國家意識的人民。

歐戰之後，德國國運一落千丈。他們所崇拜的德皇該撒（Kaiser）出亡了。在短時期之內，他們備嘗艱辛，凍餒、革命、接收和約的恥辱、物價的飛漲、全國經濟的破產、連接的加在他們身上。尙不止此，他們肩上還負着子子孫孫還不清的戰債。在戰債未償清以前，他們是沒有自由的，這便是說非但他們沒有自由，便是子子孫孫也還無法爭回自由。

希特勒卻允許給他們「自由」。他說他將恢復德國舊日的光榮。他們對於希特勒有無窮的新希望。這種希望雖幼稚的可笑，而猶太人而外，未有不崇拜他的。猶太人自始至終總是反對他。他們之所以反對他，並非毫無理由。在希特勒開始活動時，他便攻擊猶太人。當然，猶太人也用種種方法阻礙他的進展，這益發激怒了希特勒。他發誓總有報復的一天。

最先受希特勒利用的是農民。還有工人、小商人、小官員也都投入希特勒的勢力之內。他們原是很勇敢良善的國民，對於國家盡了公民的本分，戰時讓他們的兒子爲國犧牲，買了政府所發的公債票。他們心裏對於該撒與政府是說不出的崇拜與信仰。到了九二三年，這些人感覺到錢沒有了，兒子沒有了，該撒也沒有了。該撒棄了他們在多恩（

(Doom)過着他養尊處優的生活呢！他們怕共產如洪水猛獸，對官僚政治又憎惡異常，這些人不跟希特勒要跟誰？他們如水般流向希特勒那裏去。

希特勒演講的才幹真是不差。請聽他對他們說些什麼。

『醒來吧！德國！時候到了，我們應準備恢復德國在國際間強國的地位，廢除一切縛束我們的條約，停付戰債。我們應該趕練軍隊，軍隊的數目應與歐洲任何國家相等。德國是德人的德國。把異國的人與猶太人逐出國境以外。不勞而獲的現象應該完全廢除。前此的德國是多麼光榮。誰不願為國戰死，她是有光榮的歷史的。如今我們的國家是充滿着不戰的空氣，德國太弱了，恐怕不能生存了。我提倡創立一新德意志，富有力量與愛國心的德意志，以人民為前提的德意志，國家的分散勢力將從此消滅。我們要用合法的手段實現我們的鵠的。這樣，我們便能够立一為國為民的新德意志。』

羣衆聽了這一類的演講，當然要十分的受感動。我們還須記着，在他未登臺的時候，他那耀武揚威的風雷軍，早已把一般羣衆催眠過去了。即使憎惡希特勒的入，對此青年軍隊也有幾分敬愛。

奧國國社黨也有了嚴密的組織。斯他亨堡(Starhemberg)親王在奧國是有勢力的，希特勒便委他爲奧國國社黨的首領。一九二七年，「奧國國家主義黨」(這是國黨社在奧的名稱)黨員有一百萬，風雷軍有四萬人。

希特勒有一個本領，他能够把極複雜的問題用很簡明的方法表現出來，使人不覺其複雜。他確具有演說天才。但是，他自己一個人絕不會有何成就，國社黨之所以有今日，實全賴幫助他的許多有才智的人們。他不過傀儡而已，雖則他自己不肯承認。

## 六 猶太人問題

希特勒一再的宣言，凡非德國公民或凡屬猶太民族都沒有在德國政府任職的權利。這便足以證明他急進的傾向。如是國社黨勢力最澎漲的省分，立刻創立法規。規定凡書籍之關係外國公民或猶太人所著的，皆不得出版；又一切藝術作品凡出自外人或猶太人的手的，皆不得陳列展覽。在這幾省內的各大學，竟有把外籍或猶太籍的教授加以放逐。

上文說過，希特勒與猶太民族似有宿世冤仇。實則全德人民與奧農民也都是憎惡猶太人的。我們一按史實，見當初兇頑殘暴的情形，便可以推知這種憎恨的由來，這是環境事勢使然，猶太人果有何尤？

中歐國家千餘年來，時有迫害猶太民族的事件發生。一三五〇年德意志慘殺猶太人千餘人。一四〇〇年猶太人不容於瑞士（Switzerland）流散至各地。他們在西班牙（Spain）又受了慘酷的待遇。一八〇〇年挪威（Norway）不准他們入國。在葡萄牙（Portugal）他們沒有公權。一八八〇年德意志重復煽起對猶太人的仇視。一八九二年俄國驅逐二十餘萬猶太人出境，留在境內的也沒有財產所有權。

二百年前猶太人民不得不分散四方，窮愁極苦過着他們墮落的生活。他們有一天過一天，早晨不知晚上的麪包在那裏，更那有積蓄藏貯，並且時刻擔心着迫害的再起。

他們住的是柏林、維也納、華沙（Warsaw）、倫敦（London）的貧民窟。在這裏不死於饑餓，也死於疾病。有僥倖不死的，便沿街叫販，或成爲小商人小錢商以圖餬口。其中有爲農民買賣田地得些佣金的，有以低價買來高價賣去的。

工廠、機關以及公共場所，都沒有他們做工的機會。這並非他們力有所不能，實因他們的宗教不容他們有一定的職業。星期六是他們的休息日期。一星期中每日都有例行儀式應該遵守。他們的假期與他族人民的假期又不相同。因此工廠以及其他機關都不願僱用他們。

在此各情形之下，他們不得不自成一個團體，以圖獨立的生存。他們所賴的是自己的能力與勤勞。小車夫與猶太人幾乎是異辭同義。製造鞋帶也是他們的專長職業。只要有幾塊錢，加上他的氣力，或者他們一家人的氣力，慢慢的便成爲中產人家。

他們的收入雖然增加，他們並不因此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他們把所有盈餘積蓄起來。如是農民便向他們借貸。當然他們要很高的利息。第一，他們的金錢是血汗掙扎來的。其次，他們對壓迫他們不讓他們過正當生活的人們，心裏存着的是咒詛，是怨恨，得有機會報復，豈能不趁此機會洩洩心裏的仇怨。這些不過是人情之常，誰能受人壓迫，不會起憎恨的心呢！

到了一八六〇年，猶太人中出了好幾個大銀行家。德意志和奧國的農民都向他們

借貸。他們成爲大富家了。

結果怎麼樣？德奧農民無力還清債務。他們於是到處宣傳：『我們基督教徒給養妻子的金錢都讓猶太人搶走了。』迫逐猶太人的運動就是這樣發起的。

德奧兒童所聽到的是猶太人如何殘刻，如何吝嗇。這是他們的父母、祖父、祖母、施於他們的家庭教育。再加宗教的不同，更足引起他們對猶太人的仇視。

這種仇恨的心，在過去十年之中更是有加無已。這其中有兩種理由：

(一)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之物價飛漲，陷德國全部農民於經濟絕境。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差不多全數農民向猶太銀行家借貸。當時銀錢缺乏，又無可靠的擔保，利率自然是很高。當世界經濟恐慌影響及於德國的時候，農民們的債務更是愈來愈重。他們的債權者多半是猶太人。幾曾見有債權者不受人仇視的！

(二)當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三年之中，蘇俄驅逐數千猶太人出境。正好當時德國尚未恢復秩序，他們大多數都跑到德國來了。這些猶太人在俄國從來就未嘗享過財產所有權，以及其他公民應享的權利。他們在德國便做了許多觸怒德人的事。在恐



慌期間，他們搶了德人的地位，於是便招人對於他們的鄙視。

希特勒把這種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便趁此機會利用這種族上的成見。黨章裏頭就也有驅逐猶太人的規定。他以為雖然失了一百萬猶太人的選舉票，他卻得了一千萬德國人的選民的選舉票。

由是他到處宣言：『他們不是德國人。他們是猶太人。我們的國家與他們是沒有關係的。』從政治手腕上着眼，希特勒此着可以說是勝算。一般民衆瘋狂的歡迎他。

猶太人也組織了反希特勒運動。這是事勢所當然。然而，希特勒益發怒了。他反對猶太人也益加努力。這種不顧一切一味直衝的政治家，有史以來實屬罕見。

德籍猶太人不願見德國政治變為獨裁。他們也不願政體恢復帝制。他們所主張的是英美政治制度所表現的共和精神。這也是希特勒反對猶太人的一個原因。他明明知道猶太人必不贊成他所主張的制度。

如是他與他的徒衆利用種族成見以推翻猶太人在德國的地位，以鞏固他們自己的根基。

希特勒常自比於俾斯麥。當俾斯麥首次在德議會演講的時候，他便主張追逐猶太人。然而俾斯麥後來最親密的顧問，是一個猶太籍的銀行家。

英國亦曾追逐過猶太人。然而迪斯里利（Disraeli）便是猶太人，他卻是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之一。

我們敢斷言，希特勒亦必有求助於猶太人的時候。果爾，我們希望他不會忘記了今日反對猶太人的希特勒。

## 七 一九二九年中所發生的事件

一九二八年選舉，國社黨在國會裏佔了十二席。德國只有一個國會，不像英美有上下兩議院。他們選舉的方法與美國下議院議員的選舉方法大略相似。

各省市重要的地位，差不多全為國社黨黨員所佔據。希特勒本人不能任職，因為他不是德國人。他卻極努力為國社黨的候選員作宣傳的運動。

他是一個頂有氣魄不知疲倦的人。他每夜睡眠往往不及五小時。在天尚未黎明的

時候，我們便可看見他跳起床來，洗了臉，洗了一個冷澡，便開始他講演的工作。一天有時作五次六次以至十餘次的講演。通常不到半夜是不休息的。若是有人問他何以睡得那末少，卻能夠那麼樣拚命的工作？他的答覆是：『這是因為我不抽煙，不喝酒。』

國社黨在柏林一家大旅館租了一套大房間。這便是希特勒的大本營。每星期他們在柏林一個大廳舉行大會，大會的入場券大家都看為非常難得。到會人數之多可以想見了。

國社黨的風雷軍是經嚴格訓練的，體格奇偉，年事又輕，所以德國全國沒有不欽仰他們的。國社黨黨員的孩子也穿着襖衫，佩着國社黨的肩章，到處喊着：「希特勒是我們領袖。」這是他們的父兄教給他們的。

一九二九年是希特勒運氣亨通的年頭。第一，斯托萊司門 (Stresemann) 死了。斯托萊司門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而是全德人民所最欽敬的。歐戰之後德國之所以尚不至於分崩離析者，都是他的力量。他極端反對希特勒。他是國社黨唯一的大阻礙。他現在死了。誰還敵得過希特勒？

其次，世界不景氣正在一九二九年冬發生。德國失業的人不知多少。這些人都把希特勒看做他們的救星。

希特勒充分利用這些機會，他的演講益發是如火如荼，充滿着動人魂魄的情感。他現在成了一個唱獨腳戲的角色。但是在演講之前，他那風雷軍總替他做先鋒打進人們的心門。『民衆與婦女一樣是喜歡強勇有力的，我這風雷軍即所以表示我是強勇有力的，』這是他的解釋。人們看了風雷軍的威武。先就被他們催眠了一半。

繼風雷軍之後，他又溫柔和藹如宣道師一般向人們宣道：『人們只要有求自由的願望，他們便有求得自由的方法。記着你們是上帝的選民。別忘了，今生今世人們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便是能够不受干涉的耕種自己的田地；最神聖的犧牲，便是爲保衛那塊田地所流的血……以世界之大，我們每人應有相當的土地。每一德人，每一德人的子孫，都應有他自己的田地……德人是超人的民族……這個世界是條頓民族的世界……不久的將來條頓民族必有覺悟而完成其民族使命的一日……所以我說，德意志的民族醒起來吧！你們沒有什麼可丟失的，要丟掉的只有縛束着你們的鐵鍊！』

試想像當時的情形。有一萬多人的羣衆在那裏聽希特勒這篇的演講。羣衆中有的  
是做小買賣的，向批發處除了貨物不能償清；有的是做父兄的，日常的生活費用都不知  
所出；有的是農民，田地都抵押出去了，並且債期已迫，取贖田地的權馬上要被人沒削了；  
有的是商人，沒有力量付清利息；有的是失業的人們，隨處求工，人家總給他們釘子碰。他  
們滿懷憂傷悲痛，有的無家可歸，有的饑寒交迫，有的貧無立錐。他們有到禮拜堂禱告上  
帝求神庇佑的。他們到底還是誠實的人。

希特勒告訴他們說，他們之所以顛倒坎坷，不是他們的罪咎。希特勒可不是和他們  
一樣嗎？

他們聽了這位退伍的排長這樣動人的演說，不由人的流下淚來。

他們幾乎同聲的喊叫：「我們的領袖萬歲！」

我們還得記着，希特勒演講時的姿勢，其感人之深，實不在他所用的辭句之下。他自  
己承認他的演說辭印刷出來，不大堂皇。不過他說，「演說的好壞應以其當時所生的成  
效如何爲標準。」

他有時在演講之際，忽然哭泣起來，他說這即所以表示他愛護人們與同情於他們的苦楚的心。

不管希特勒是對的或是不對，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的人們都歸順了希特勒。總統興登堡（Hindenburg）與首相蒲魯寧（Bauerling）不能對他再取一笑置之的態度了。反之，他們自己開始利用憲法，使他們握有獨裁的權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的選舉，國社黨得全德選舉票百分之二十，伯力門蒲蘭司威克（Braunschweig）薩克遜尼（Saxony）等省完全落在他的掌握。他們的風雷軍也增至二十萬人。這些風雷軍實不啻是私家的軍隊，因為他們現在除了糧餉、制服、俱樂部、保險之外，有許多尚有手槍的供給。

他們也任意用他們的手槍。每一星期共產黨與國社黨之間總有一兩起巷戰。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因巷戰而死的約二百人，傷的約五千人。

一九三一年國社黨成爲德國最大的政黨。黨員人數在七百萬以上，都是德國有選舉權的公民。興登堡知道這種情形非設法制止不可。可是他又想不出辦法。政府除一再

警告希特勒與其他國社黨領袖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有一次，在萊蒲薛（Leipzig）有三個風雷軍兵士殺人，政府傳希特勒到法庭。法官問他何以縱徒作惡。他說：『如果我一旦當權，我便要解散國會，撕碎憲法，建立一個有權力的國家，在這國家之內，政府是負責的，政府秉握絕對的大權，人民則絕對服從紀律。』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居然當政。有人告訴他說，外國人看他是一個傀儡，國家大權實際是在擁他的那班有才智的人們手裏。他說：『我就是國社黨，國社黨的政策是我一手決定的。』

有了他這副動人的姿勢，洪亮的聲音，威武的衛隊，他那會不成功？德國人民讓他催眠了。

## 八 資本的定義

德國反對賠償戰債的人們之中，有一個大實業家許更堡。他無疑問的是德國的財王。這位資本家很早便與希特勒合作，他們意見雖有時稍稍不同，然而許更堡始終忠於

希特勒。

國社黨的目的要取銷債務，沒收資本，廢除國際金融事業。這位資本家以及其他的資本家，何能與這樣的黨發生關係呢？

答覆了這問題，就知道希特勒經濟原理的中心思想。

據希特勒與他的同黨的意見，資本可以分爲兩種：一是生產資本，一是債務資本。二者雖同爲資本，但有極大的區別。

共產黨與純粹社會主義者（馬克思 Karl Marx 信徒）反對任何資本。國社黨卻不然。他們贊成生產資本，而決心消滅債務資本。

什麼是生產資本呢？凡資本之可以以工作供人的稱爲生產資本。例如福特是一個生產資本家。有他的資本，許多的人才才有工作。他所得盈餘也是很公平的分配給工人。他們工資很高，這便是一種實行公平分配的方法。有了很高的工資，工人以及他的家庭便可以過很舒適快樂的生活。許更堡先生也是一個生產資本家。他的資本是用在設立工廠、印刷廠，使許多工人有工可做。所以希特勒與他的黨人不反對生產資本。他們非但不



反對，並且加以保護，猶之他們保護農民、小商人、農場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放債取息的人，你便得小心。希特勒與他的同黨是不放你過去的。因為據他們的黨章，這種放債取息的人都是可憎惡的債務資本家。你成了一個製造債務的人。希特勒所要消滅的是不事生產。遊手好閒，而以頂高的利率把錢放給人家，因為這種的人是吸人脂膏的。本來財產的佔有，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是他們若果把錢放給人家，使人家陷入欠債的情形，他們便是犯了大罪。經營私家銀行，放款取息，典當事業，以及一切以利息為生的都是債務資本家。希特勒說：『這些人都是債務製造者，非把他們完全消滅不可。如果他們要想存在，那末極早痛改前非，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把款項投資於生產事業，讓一般工人有工可做。在投資於生產事業之後，他們還須把所得的盈餘與工人公平分配。』

希特勒對於百貨公司也加以反對。他說：『大百貨公司都得停業，讓小本商人有機生的機會。』考他禁絕百貨公司的動機，原來還是出於憎惡猶太人的心。希特勒嘗作精密的調查，知道了德國百貨公司百份之九十是猶太人所經營的，所以才有了這禁絕百貨

公司的禁令。

他之所以毫不放鬆的拚命與債務資本家即他所稱爲債務製造者作對者，也有他的理由。他說：『最近一世紀來人們生產的專門技能與運輸的方法，可以說是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世界各地何以都受經濟恐慌的威嚇，全世界的民族沒有不困乏奇窮的呢？這種奇怪現象，一字可以解釋，這一字便是「債」。』

他又說：『世界本來可以無困乏。人類所需要以生活的，本來非常充足，如果人們肯用他們專門生產的技能爲全人類謀幸福。然而當局因爲自私自利把我們領到絕境。我們四圍有的是糧食，有的是日用所需的貨料，而我們終不免於凍餒以死。所謂經濟學便是他們現在所應用的經濟原理，把我們弄得頭暈目眩。什麼東西都讓它弄得好像是頂艱深的一樣。我們應返於自然——因爲如果我們所對付的是自然，那末一切問題便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又說：『因此我們第一應先把債務與製造債務的人澈底消滅。消滅之後，我們應在同一歷史發展下來同種同文同目標的民族之中激起國家的意識，愛國的情緒，把凡

非德人都趕在國境以外。我們以自然實用的真理作我們行爲的標準。我們記着，禽獸同種而外，無相交的。否則自然要把牠淘汰了。』

希特勒的講演大略如是。他排斥共產主義，反對債務，憎惡猶太人的權力。他發誓要肅清德國以內異族的人，不讓他們生息於德境以內，以與德國人民競爭生存。他的論據有時極其幼稚，但是聽他講演的人卻同聲的頌揚他。他們自歐戰以後的生活，苟延殘喘而已，毫無生氣。自經希特勒的鼓動，他們不再甘於過那生意索然的生活了。成也好，敗也好，他們決心把希特勒看作他們最後的希望。

## 九 德公民權的獲得

我們看見了十年來希特勒在德國到處如何宣傳德意志主義，到處如何聲稱要放逐非德人出境。然而，我們記得他自己是奧人不是德人。我們覺得奇怪嗎？

他的政黨雖是現在德國最大的政黨，他雖曾遣派許多黨員充柏林國會的議員，他雖有權力左右德國許多省的政治，而他本人仍然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

希特勒亦曾數次請求要加入德國國籍。而德政府一再的不准。以後因希特勒要與興登堡競選爲總統，他與黨中其他要人設法不經政府的批准而謀取得國籍。

蒲蘭斯威克省的政治是在他的掌握。他命該省當局委他某種官職，他若要行使那官職的職權，他便要按法宣誓遵守蒲蘭斯威克的省憲與德國的國憲。

他按法宣誓了，因而成了一個德國公民了，雖則當時中央政府不肯承認他的國籍。他的宣誓實與他的黨章相悖，因他宣誓的時候須舉起右手，並且宣誓遵守他所要撕碎的憲法。他的宣誓當然不足以影響他，這也不過是一時的權宜罷了。

他宣誓的那一天，庫堡（Coburg）城贈他該城榮譽的公民權。庫堡市長說：『希特勒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他爲本城消滅了赤禍，我們城市得了這樣一個的市民，真是榮幸萬分。』

國社黨於是發出通告，通知全黨黨員，他們黨魁取得德公民的消息。那天晚上幾乎全德國提燈慶祝。第二日國社黨正式宣布希特勒爲該黨的總統選候員。

但是，一九三二年的選舉，又是興登堡以大多數得重選。然而國社黨雖然失敗，他們

所得的票數卻有增加。希特勒在作競選的講演中有傷毀興登堡的言論。興登堡大不高興，憎恨希特勒也因此愈甚。

希特勒競選雖然失敗，國社黨卻得了意外的勝利。國會中他們佔了不少席次，所有法令非經他們通過，是不能成立的。換言之，他們有阻礙政府行政的權，他們儘量行使他們這種的權。

興登堡也並非庸碌，他決心消滅希特勒的勢力。他下了一道命令禁止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興登堡以爲競選的時候既發生了擾亂治安的舉動。甚至於互相殘殺，那末這種禁令是合法的。

希特勒收到此項消息的時候，馬上電令他的風雷軍切實遵守。希特勒這種舉動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柏林風雷軍司令是斯登司 (Stennes) 這個人性如烈火，那肯遵希特勒的命令。當他收到電報之後，他召集在柏林全部的風雷軍，當場讀了希特勒所發的電報。他說：『希特勒軟化了。我們也不要他了。』

那時國社黨駐柏林的政治代表戈布羅司知道了斯登司要召集風雷軍大會，馬上發令命斯登司把風雷軍解散。斯登司大怒，電詢希特勒何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過兩小時他接到希特勒的覆電說：『我的命令不容你問理由。你既接到命令，應即遵行呈報。』

斯登司益發大怒。他命風雷軍佔據柏林希特勒的機關報。那天的報紙全是攻擊希特勒的言論。滿紙都是這類的標題：「希特勒是賣黨的叛徒。」

第二天希特勒革了斯登司的職，又趕走了許多報館的職員。並且給風雷軍九天，讓他們深自反省。九天之後，多半悔過歸順，少數加入共產黨。

希特勒這次不用武力對待興登堡總統，他聘了許多律師用合法手段以與興登堡相周旋，辯明他的禁令是違反憲法的。

現在他既是德國人，便覺得和緩的政治手段要比不合法的橫行高明。在這黨內離叛黨外受迫的危難期間，你說希特勒在那裏？他在一個寡婦家裏。有人說他之所以棄武力而用和平的方法，是受這位寡婦的影響。

## 一〇 總統興登堡

興登堡是全德人民所欽敬的。他年事已高，於一九三二年時任巴潘（Böhm）爲總理。據德國憲法，總理的地位比總統還要重要。他握全國政治的樞紐，彷彿是居於美國總統總攬全國大權的地位。德國總統但在非常緊急期間才行使職權。在這種期間他當然握有非常的權力。通常他選擇一個可用人才，任爲總理，他的工作便算了結。當然選總理的時候，他須有知人之明。大約總理須得國會議員的擁護，方爲勝任。總理有權力委任閣員處理國政，總統通常是在後臺冷觀靜察，若非國會與總理有齟齬，他是不開口的。

興登堡與巴潘爲忘年之交。戰時巴潘是在華盛頓（Washington）德公使館供職。當美國加入大戰的時候，美人發現了他是在美國偵探美國的軍事消息。美政府出令拘捕他；他卻暗中跑走了。美國對巴潘的通緝兩年前才算取銷。

巴潘返德以後，在興登堡軍中。

巴潘前一任的總理是蒲魯寧。他是一個雄才大略氣宇不凡的人物。興登堡何以擢

巴潘以代蒲魯寧，到此刻還是一個謎，並且巴潘表面上雖表示反對希特勒，而實際與希特勒還算是有交情的。

巴潘就任總理第一步是解散國會。國會不肯擁護他，所以非加以解散不可。據德國法律新國會須於舊國會解散後六月之內成立。巴潘覺得新國會一定可以作他的後盾，他努力組織新國會。

巴潘就任總理不久，興登堡自動的收回前次所發的禁令，允准希特勒的風雷軍穿着櫻衫到處遊行。興登堡的收回成命，實在難於索解。希特勒依法反抗的舉動，顯然無甚成效。難道是因為巴潘真要與全國各政黨聯合以期組織各黨聯合的政府嗎？據他後來的舉動看來，似乎他是希特勒的朋友，雖則興登堡不知道此層的關係。

然而，德國情況愈趨愈劣。德皇第四子是希特勒熱烈的信徒，他說：『我的父親快要回來了，新的德意志已在眼前了。』他登高一呼，全德幾乎震動。

如是於八月初旬，興登堡聽巴潘的勸告，不得已召見他所輕視的希特勒亞道羅夫。興登堡這回像一個普魯士（Prussia）的塾師與學生談話一般，他問希特勒：『希特



勒先生，在巴潘執政之下，你願意不願意你本人或你的黨人加入我們的政府？」

亞道羅夫很快的答應：『我不願意，我的黨人也不願意。我們請求總統把全國政權全部交與我們。』

『希特勒先生，你作此項請求，你的意思是要那一部分的政權？』

『便是墨索里尼直搗羅馬後所享的政權。』

老總統生氣說：『根據我的良心與我對於國家的責任，我絕對不肯把這種權力交付與你。』

亞道羅夫轉過身來，拔步就走。

老將軍益發怒了，他說：『希特勒先生你如果不小心，看我打斷你的手指！』

希特勒走了。

巴潘趕去開閣議。

興登堡扶着手杖，踉蹌的走到園裏靠在菩提樹下。

第二星期，有人看見巴潘與希特勒在一起吃飯。

以後，亞道羅夫忽然失蹤了。

許多人問：『他那裏去了？讓他們關在瘋人院裏了嗎？』

原來這時希特勒與一班友好正在巴發利亞的阿爾卑斯（Alps）山澗中捉鱒魚，他的姊姊也在那裏替他們做飯。

那年國會選舉，國社黨取得二百三十席。德國政治已在他們的掌握中了。

再過一星期，有五個國社黨青年黨員，因謀殺一共產黨員，被判死刑。巴潘的政府減科罰爲無期徒刑。當然，這等於特赦一樣。

亞道羅夫在亞爾卑斯山住了十日。回來柏林的第一日，便向一萬的國社黨講演。他說：『我還要顧全我的首領。我現在才四十三歲，但他（指興登堡）已經八十四歲了。我自願還可以比他多活幾年。』

## 一一 獨裁

一九三二年九月以後，德國政治情形急轉直下。興登堡一再的解散國會，因每次選

舉，希特勒的國社黨在國會中總佔多數席次，因此其他政黨得不到實權。德國的國會一時傳爲笑柄。希特勒勢力尙不足以壟斷政權，但是要阻礙他黨的得勢，卻是綽有餘裕。立法方面因此受了他極大的影響。

總統決心要取締國社黨的首魁。但是他的顧問告訴他這件事是辦不得的。於是他不得已又召見亞道羅夫。

這次會議稱爲「四日會議」，因爲預會的只有興登堡與亞道羅夫兩個人。

當希特勒離開總統的辦公室的時候，他的黨羽圍住他要他宣布會議的結果。他只說了一句：『還算很好。』

原來興登堡真要簡任他做總理，不過在他的權力上有幾種的限制。他說他願意加以考慮。

當時有一個斯夏締博士，德國有名的銀行家，曾任國家銀行總裁多年，出來做希特勒的後盾。他對希特勒說：『你不妨等一等，四個月之內，你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做德國總理。』

希特勒於是決定暫時等一等。那時候德國情形愈趨愈下。一九三二年九月，柏林有三百人自殺。國社黨到處宣傳：『興登堡不給我們希特勒，無異置我們於死地。』

興登堡非設法不可，但是有什麼法可想？他一想到請希特勒任總理，心裏便起了一陣痛恨的心。而巴潘卻儘向興登堡宣傳希特勒的主張。他對興登堡說：『任希特勒為總理，任我為副理，我可以設法限制他的行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興登堡讓步了。他還不知道巴潘與希特勒間存有極深的友誼。有一次他們倆跑到哥廊去祕密會議。

希特勒第三次被召進總統府。他當然知道他何以被召。他那晚上只睡四小時，跳了起來，洗一個冷澡，穿戴齊整，在許多國社黨黨員歡呼聲中到了總統辦公室。興登堡與巴潘都在那裏笑着等他。

巴潘先說話：『總統先生，你願意給希特勒先生組閣的權力嗎？』興登堡的回答是：『當然願意。』

那天全國數百萬國社黨黨員歡呼着：『德意志終竟醒來了！希特勒萬歲！』

希特勒一分鐘都不虛耗，馬上組織他的內閣。

又是提燈會，化裝會，慶祝國社黨的取得政權。在柏林有十萬人遊行過總理衙門。興登堡與希特勒都看見了這狂烈的慶祝。老總統感動非常。居然哭了。自那一夜——可紀念的一夜——起，他對於他所輕視的希特勒更表示讓步。

亞道羅夫第一步便是解散他所不能完全管束的國會。他下命重選國會議員。他決心要統制國會，要達到他的目的，他不惜用任何的手段。他所要的是獨裁，他並不希罕總理的位置。惟有國會才能給他獨裁的權衡。

於是他的黨羽立刻用恐怖政策威嚇人民，強迫他們選舉國社黨黨員。威武可以屈服一切的反對黨。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徒，猶太人，天主教徒，只要他們稍稍表示抵抗，便悉數逮捕下獄。他們有好些出亡到外國去。從前因犯罪被監禁的國社黨黨員，現在完全釋放出來。無線電廣播，報紙電影，一切可以作宣傳工具的，都成爲希特勒內閣御用機關。這便是國社黨催眠德國人民的最後努力。

這種選舉當然無公允之可言。然而國社黨是勝利了。

這個新國會以四四一票對九一票通過予希特勒以獨裁的權，定期四年。此案通過之後，國會閉會了，許是永遠的閉會了。

當晚希特勒命全德人民提燈、化裝、表演、遊行，使一切人覺得新時代的來臨。

就是這樣，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做了德國的迪克推多。

希特勒閣員中以覺林與他最爲親近。覺林迫逐猶太人可謂不遺餘力。他說：『我並非懦夫，國社黨黨員縱是在感情衝動時所做的事件，我也覺得是無可後悔的。他們的行爲便是我的行爲。如果他們有過錯，我便負這過錯的責任。』

然而，當世界各國同聲攻擊他們對於猶太人不人道的待遇時，希特勒請覺林談話，他說：

『迫害猶太人我無非議；不過總得設法遮掩世界的耳目。』

第二天覺林招待各國新聞記者。他說：『全德國沒有一個人受傷。國社黨黨員有時打打一兩個人確是事實，但是，你們應當記得當初互相仇視憎惡的心是多麼深……我們還沒有開始迫害猶太人呢……然而我們將從此停止迫害的行爲。』

迫害並沒有停止，而且愈來愈兇，與登堡總統聽見世界輿論一致攻擊德國這種不人道的行爲，便召見希特勒。

希特勒踏進總統辦公室時，像煞一個小學生。他很恭敬的說：『是的，總統先生，我很願意下令停止迫害。但是，有何用處？我的命令不能停止迫害的行爲。如果我命令一下，國社黨黨員必定大怒。猶太人吃虧也要更加利害。』

談判半個鐘頭，他們有一個折衷辦法。政府正式宣佈抵制猶太人，但是只限九小時，並且不許有武力舉動，

幾天以後，希特勒與覺林及其憎惡閃族的國社黨主要人物商得一種辦法。希特勒方面應限制猶太人當律師、醫士、學生、公務員等的人數，並令猶太籍的推事、教授、政府官員等自動辭職。他們方面應終止一切足以傷毀猶太人身體的武力舉動。

誰也不能否認國社黨總有不受希特勒節制的一日。若但就宣傳煽動，純粹政客方面來講，希特勒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若就建設方面來講，他實在缺乏政治家風度。他與黨中要人所鼓盪起來對於猶太人的憎恨，一時不易消滅。這種憎恨只能待牠慢慢的自己

冷了下去。現在不幸猶太人得忍受一切的苦惱，希特勒雖死也不能減輕他們的苦惱，他已經闖下了不可挽回的大禍。

如果一旦情形愈變愈壞，他總有一天覺悟到他在統治着一個無法軌可循的國家。文明國家必不容他們這樣的無人道。現在各國對於德國已經表示猜疑恐怖。歐戰以後，各國對德國的同情好感，現在沒有了。國社黨當權一日，德國便一日不能恢復國際間對她的好感與同情。

若望興登堡加以干涉，恐怕也是徒然。他老了，經過最近兩年的紛亂，他已疲倦不堪，國家大計是不願再管了。

大概德皇還要回來。可是他也老了，恐怕在政治上不能再有什麼大建樹。他兒子的怯弱無能，更足以表明霍亨索倫王朝的氣運是不會再興的了。就說皇太子即位，他也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

現在希特勒是處在當年俾斯麥所處的地位。他的機警、經驗、才力在在不如俾斯麥，我們可斷言他不能長久的保持他的政權。雖然他也有他過人的地方。他經過了許多難



以制勝的困難，終於達到他的目的。然而他並不覺得快樂。他當初未嘗夢到迪克推多的滋味是這樣。我們相信當他回顧他在維也納做油漆匠時，他一定覺得那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 一二 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叛亂

希特勒之所以能得全德極大多數人民的信仰，除他本人的風姿態度口若懸河外，尚賴風雷軍神武的威儀催眠了一般人的心理。這件事希特勒本人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很明白若沒這些風雷軍的先聲奪人，他實在難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他初時曾對風雷軍許下一個願，便是如果他一旦成功，風雷軍將有三日的自由。希特勒是已經成功了。並且做了一國的領袖。他在草莽許願的時候，何曾夢想到真有今日，更何曾想到他所許的願含何性質。那時他要的是勢力，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疾痛，都非他所計及的。他許願時，便沒有想到真有還願的一日。現在做了一國的元首，他那能再讓風雷軍有三日的自由？他若真要守約，那便是自己摧殘自己的勢力，這豈是他當初許願的本意？他如是他所許的

願，一筆鈎銷。

他這種的行爲爲國家人民以及他自己的地位計，自然是不得不如是。那有一國的元素行同土匪賊軍，每打破一城，任兵士們屠城三日的道理？不過風雷軍隊裏邊，不免有許多因此發生怨望。此外還有一班小政客，不大得志，乘風雷軍不滿的時候，也想趁火打劫，要搶得相當的地位。他們從中鼓動，叛亂的形勢，如是漸漸的形成。

除了以上兩種人們因怨望而思變亂而外，尙有一班人，爲叛亂的主腦；他們便是風雷軍首領龍姆上尉以及他的部屬。當時風雷軍隊實在只有軍隊的名，沒有軍隊的實；因爲他們還沒有全部武裝，每人只許有一把手槍吧了。雷姆們要求允許風雷軍武裝起來，成爲正式的軍隊，握有實在的勢力。他們的目標並非打倒希特勒，他們的目標不過要希特勒跟着他們的步武走。

但是，他們事機不密，很迅速的被希特勒解決了。保衛軍與警察對於這次亂事的平服，最爲有功。實際上，這次亂事是希特勒一手盪平的。希特勒與龍姆兩人曾在一個屋子裏頭密談，但終因意見不合，動起武來，結果是希特勒把龍姆親手打服了。

亂後據官報死的七十人，或七十七人，龍姆夫婦以及軍部大臣曾任過內閣總理的施萊西兒夫婦，亦被難。據云這次被難人數絕不只此區區的數目。不過也有的是死於夙怨，實與此次的事變無涉。假公濟私的事情隨處都有，德國此次死得多些吧了。

### 一三 興登堡之死與希特勒之成爲全德的領袖。

希特勒在德國，實際已取得無限的政權。即使興登堡不死，希氏領袖的地位亦早已確定，因爲在人民中，希氏已成功了一個民族英雄。並且興登堡實際上已不能有所作爲，即使不死，還不是負着總統的虛名？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全德人民精神所寄的興登堡總統死了。三日希特勒取了總統的地位，一星期以後，希特勒宣布興氏的遺囑，指定希氏爲其承繼人，繼任爲總統。關於遺囑的真偽問題，我們還無從稽考。知道內情的興氏的兒子，是緘口不說話的。總之，希氏已承繼興氏爲德國元首。不過他的承繼權還須得民意的許可。於是希氏舉行公開投票。結果除百分之十投反對票其餘百分之九十，全體擁護他。

現在希特勒一身兼握總統與總理的大權。他用了領袖（Führer）的名稱。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他公布一條律例；按照該律例，今後閣員須向領袖宣誓，永遠服從盡忠於領袖。希特勒現在並不對國會負責，而所有內閣閣員卻須對他負責。他現在所握的權力恐怕即專制時代的君主，還沒有他這樣的無限制。

#### 一四 薩爾歸德

自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果以後，法國佔領了薩爾兩年。一九二〇年之後薩爾歸國聯管，轄國聯統治的期間定十五年。十五年期滿，由薩爾公民投票，決定薩爾的命運，到底是歸還德國呢，合併於法國呢，抑或是維持國聯統治的現狀。公民須是一九二〇年住在薩爾的方有投票權。

薩爾雖說是自一九二〇年移歸國聯統治，牠的鑛區卻仍在法人手裏。即主政的人員，也都受法國的指揮。如是法人使用種種經濟政治文化方法，希望改變薩爾人民的心，於一九三五年的公民投票，法國可以得到勝利。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國社黨取得德

國政權，法人更利用政黨的利害宣傳國社黨之將不利於薩爾的人民。同時德人也用種種方法，維繫薩爾人民的心，以期恢復已失的國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國聯統治十五年期滿。公民投票結果，百分之九〇・四贊成歸德，百分之九・二贊成維持現狀，百分之四贊成合併於法。十餘年來人們所視爲有關於歐洲和平的問題，現在已經告一結束了。

## 一五 重整軍備問題

凡爾賽條約第五章規定爲促現各國普遍的裁減軍備計德國應先裁軍。當時德國爲戰敗國，除俯首聽命，實在別無辦法。戰後列強也開好幾次軍縮會議，終以缺乏誠意毫無結果。現在非但原有軍備未曾減縮，各國預算表上軍費項下都寫着一個可驚的數目。德國經過數年的努力，雖說元氣尙未恢復，但復興的氣象已成。眼看人家一天一天增強，而自己卻並國防都說不上，那能不眼紅心焦。也曾數次向國聯及軍縮會議要求凡爾賽條約所規定普遍裁軍的實現，終以不得要領，退出了國聯。暗地裏重整軍備，以圖恢復舊日的地位。德國重整軍備雖是祕密進行，但實是一個公開的祕密。法國決定延長人

民軍役的時期，增加軍費預算，亦是針鋒對着德國。英國且有西門外相遊聘柏林的舉動。西門之遊聘柏林本擬與希特勒開談判。英國明知制止德國重整軍備爲不可能，故擬順水推舟，做一個人情，也許還可討個便宜。西門之遊柏林，目的也就在商量條件。那知希特勒在西門尙未首途以前，霹靂一聲，宣布重整軍備。在希特勒的意思，是要自動的重整軍備，免得與人家磋商，反受拘束。且既成的事實，也難推翻了。

關於重整軍備的規定，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公布的。內容有三條：

- (一) 軍役以強迫徵兵爲原則。
- (二) 德國軍隊包括武裝警察在內分十二軍，計三十六師。
- (三) 關於重整軍備詳細之計劃由軍政部長草擬交部辦理。

自德國宣布重整軍備之後，法國想盡方法陷德國於孤立，法意英、法俄協定，先後成立，皆所以威嚇德國。德國爲要打破孤立的局面，現在也改變她歷來擬奪取波蘭迴廊的外交政策而與波蘭訂立十年不侵犯條約。將來發展如何，不能預料，就目下情形，歐洲局勢，似有恢復一九一四年戰前混沌狀態的傾向。

(完)

贈送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版

初中學生 希特勒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施友忠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九二八四)

國家圖書館



003194301



34.38

756

474

3

籍

40